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朱紱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九

明　楊士竒等　撰

賞罰

宋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汪藻乞重罰贓吏劄子曰臣竊惟東南遭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丘墟其荼毒可謂甚矣幸於敵去民力稍寛而國家迫於贍養官兵之須征斂未嘗少息重以羣盜竊發官軍經由所至焚残

甚於敵至朝廷熟視無以制之而民心拳拳尊君親上一如平時陛下所當矜憐而思有以恤之也厥今所謂寬恤之大者莫先於去貪殘之吏自崇寧以來功利之說興士大夫不復知有廉耻贓污之人横行州縣非特不憂繩治而挾貲諧結者輙得美官故小人相效於入仕之初即汲汲乾沒以不能俸外經營為耻此風相絲至今未殄縁此國家為敵人侵淩束手無計嗚呼亦可以少懲矣比來則又甚焉治州縣者類以贓不入境官

軍不至無科率藉手為恨何則平居之時無軍興之警無法外之斂十目所視須粗守三尺一有緩急則假此以掊民官取其一私取其十椎髓剥膚至無可誅求而後已此元元之民所以寃結而無告也臣竊聞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小大皆論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為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如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贓與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減而郡守監司於部内

有贓吏不以聞朝廷而為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

藻又上奏曰臣昨論王草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草等係叅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列若全不叙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

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兹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

兼官據勢者非背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廝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詩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

恨今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汙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歳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茍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縁過失奪之

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强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咎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

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草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菴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

有雖嘗落職而寄禄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宄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執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

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小大之業

章誼乞嚴棄城之罰狀曰臣竊見金人自犯中原以來東北諸郡往往堅守遠者累年近者數月然後陷沒然朝廷於死事之人既未必盡録其勞固不足以勸矣而於生逃之人悉貸不問自茲以來淮甸江南守府郡者輙棄其城提軍旅者輙亡其衆平時擇富庶之郡建守禦之策飾説要求誓以死守一旦望風奔走不戰而潰

上則國家無藩籬之助下則士民受屠戮之苦可謂誤國賊民矣朝廷不正典刑以為將來之戒又降詔令聽其退保是奪其自堅之心而教之走也今匹夫睚眦之怨而不能報者必求死友以自助豈有堂堂萬里之土疆巍巍累聖之基業搢紳介胄億兆之衆而無什百死士為朝廷守府郡者乎國家待士大夫專用恩禮而於棄城避敵之人刑不嚴罰不重則僥倖之風不可草效死之士不可致伏望陛下博稽衆論申嚴守禦之制以

安宗社不勝大幸

誼又乞加旌擢張琮等狀曰臣伏見承事郎張琮元是李成幹辦官自李成不肯歸向朝廷琮更不歸李成軍中無曾獻議收捉李成其謀畫具在近因告事人廉裳疑是姦細送大理寺勘出前項情節已蒙朝廷諒其無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臣詳考張琮所為如此委是能明逆順之理不失尊君親上之節誠使士大夫不幸為盜賊汚染者皆自洒濯如張琮李耆兩人則盜賊誰與

共事哉今李成徒黨往往擒獲皆伏其辜而張琮李者
去就之節因獄犴而後明比之盜賊之人固宜有辨昔
魯君在楚季武子取卞遣其大夫公冶致問不告其故
追而與之璽書公冶致使退舍而後知之終身不言季
氏魯公賞以冕服春秋韙之今李成紿此兩人使之奏
事而密為攻襲之計兩人耻為其用而自歸於朝廷古
之君子如魯大夫公冶明於事君之義者不過如此所
有張琮李者伏望聖慈量加旌擢以為天下臣子節義

之勸不勝幸甚

誼又論濫賞色目狀曰臣伏覩勑文勘會崇寧後來濫賞之人竊取名器今參酌立定條格量行追降許其自新遂措置到濫賞名色二十六項臣反覆熟考參之衆論有大不可者三臣觀朝廷以二十六項白身得官之人遂與元因有官循轉改官之人略為輕重止降四官此甚不可也夫無官之人本皆醫巫卜祝工商皁隷與夫游謁之小人權門之奴客也附會傾巧取媚一時言

揚事舉略無可取兼職任塗詎可止降四官而從士大夫之後哉此其不可者一也又經令追降之後朝見堂除赴部注擬磨勘舉辟權攝並與無過人等則自兹以往前日敗亂法度幾危社稷之人內之朝廷侍從外之知通監司皆可為也夫出身冒濫為市井小人之所不齒則列爵於朝得造在公卿之列求其議論端慤尊主庇民未易得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指揮到日不以内外見任得替寄居待闕官並限一月自陳其未經批書者

不得赴任請給如此則州郡之間來者輻輳日不暇給當此髙秋州郡有貢賦供輸之職有警戒守禦之事何暇紛紛閲此文牒妨費日力哉其不可者三也朝廷自靖康建炎以來所降討論指揮論罪之文雖畧懲惡之意甚嚴冒犯之流自知見棄公議蓋已屏跡而恢恢之網亦不復冥搜上下相安矣今雖有意寛宥然恐蟻穴潰我長堤非立國紀綱之道也若其可行則文武二塗莫非王臣未可偏廢若其可議則前討論之文具在有

司且可遵守異時國家閒暇欲講明政刑欲兼容賢不肖則少俟歲月不勝幸甚臣覬累日以來朝廷於上件指揮內已數有更改則窒礙可知伏望睿慈更賜斟酌措置以安衆論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聞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獲賞則有功者怠比年兵不用命望風奔北凡賞罰失當以致之也自童貫譚稹之流用兵以來第賞之際專徇請託上則權勢次則親舊甚至於賄賂公行相

與為市於是膏粱之徒不涉行陣者皆附名其間而被堅執銳冒犯矢石者或不得而預也朝廷惟憑所上功狀之等差而班爵秩之輕重一有失當怨歸朝廷於是羣下解體鮮復自效方陛下信賞核實以圖中興而請託欺罔餘風未殄夫為將帥亦豈不欲士卒用命以成大功而故為是哉蓋亦迫於權勢親舊之私紐於聞見習俗之弊未易遽革臣區區之愚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别置軍籍自大將以至屬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

量留空紙以書功績總計其數從朝廷印押給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日獲若干級某月某日俘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于籍策勲之際隨保奏狀上之朝廷參考其實而後行之則冒濫之弊亦十去其六七矣蓋置籍之初賞罰未分人有定數固自絶於請求凱還之後按籍論功又不容於增損求其失當蓋亦鮮矣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詳酌斷而行之

守又上奏曰臣聞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是則聖人立國之意每過於厚不使過於薄也故傳又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司馬軍法曰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其意皆本於此伏覩靖康元年十一月詔書能率衆勤王或立功聽便宜權行補授文武官資候到闕正授於是四方之士各効所長官司依詔借補以官上之朝廷酬其功之大小而正授之信賞示勸中外具孚近者伏覩二月

二十一日指揮應借官人内有委實會習弓馬或武勇之人委諸路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公共比試將合格人兩司擬定合得名目徑申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將元初借補文字毀抹繳申茲蓋朝廷愛惜名器杜絶冒濫之意甚善也然臣愚思之猶有所未盡請試言之一則難槩試以弓馬二則推恩太薄三則試格太峻四則得賞太緩何謂難槩試以弓馬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以助國費或齎蠟書而冒險阻

或有進士借補文臣皆未必有過人之勇也試之弓馬必無幸中臣愚欲乞借補文臣則試兵書戰策以為殿最筈輸私財數多齎蠟書已達自無僥倖之理便可驗實免試授官何謂推恩太薄艱危之際有累立功效節次借補有至陞朝官大使臣者設即試中乃與借初官者同得校尉未為允愜臣愚欲乞凡試中人於元借官上降三資以次補授無資可降人聽補守闕副尉何謂試格太峻弓馬格法乃白身人州縣解發中即補官今

來借補之人各已立功若試不中則前功俱廢似於常情有所未安臣愚欲乞更於弓馬所試格法小加裁降使可通行何謂得賞太緩借補之人類在一二年前及得所屬保明間闕以至行在更經有司問難始達朝廷已是艱滯今又令歸諸路安撫提刑司同共比議擬定然後解赴御營審試而後授官更須經涉年歲方得了畢臣愚欲乞且據逐處已保明到功状就御營使司類聚差官比試便與補授凡此數條實有利害又四方得

賞歸鄉者亦已甚多一旦驟革之則有功同而賞異不能無幸不幸也方今敉寧四方正須激賞以勸後來又况孔子以兵食可去而必欲存信而成湯之誓亦曰朕不食言若謂諸處保明不實在擇將帥而已行賞之際恐非所當致疑也所謂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庶幾合於古之賞疑從予及賞不踰月之義

守又上奏曰臣聞刑賞威福人主之操柄也而朝廷者刑賞威福之所自出也人主之刑賞威福非朝廷則令

不行而無以取信其弊至於人得以矯誣朝廷不恃人主之刑賞威福則勢不嚴而無以為政其弊至於人得以凌蔑故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曰者苗傅劉正彦乘陛下駐蹕之初朝廷草昧之際縱兵誅殺至於扣閽脅制天子而刑賞威福遂下移於將帥之手忠義之士仰天扣心慟哭流涕而莫能救也賴天地祖宗之靈勤王之師協助信順曾不閱月而陛下反正既往之事追咎靡及而來者猶可思患而豫防也大抵

武人握兵在手以殺戮為能事率意輕發不復知名義之重亦不復思他日誅滅之禍又況艱難以来朝廷微弱假借太甚類皆驕惰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鬬此皆今日固宜痛懲而申警之伏望陛下明慎賞刑之宜收還福威之柄皆由朝廷而出使將帥拱手而聽命於上不得假之以行其私則輕重適中而上下悦服仍乞下臣章嚴賜誡諭不特使知尊朝廷亦使之成功名保爵位也臣不勝惓惓

張浚論功賞利害狀曰臣去歲令韓世忠舉淮陽之師竟無成功夙夜震懼恨無以仰副使令伏念臣駑下不才陛下過聽委以兵事臣嘗伏而計之敵之盛強自古未有如今日者今每有舉措必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是責臣以難能之事矣使臣善為身謀不過斂兵自固坐受其弊而臣終不忍為此也世忠以淮陽之役不賞其下二年之間頗無進取之意彼欲擁兵固位自求保全耳而於陛下圖回中興之策則未為得故今之論者莫不皆曰輕易舉兵事必無成虛費功

賞朝廷甘聽其言不免且為偷安之計將日益以怠兵日益以老必欲求所謂一舉而勝之蓋亦難矣竊譬之解牛頑髀固骨必勞新刃堅節既解無復難者今將求破大敵而欲一毫不挫萬舉有得不亦惑邪臣愚昧之見所陳奏章乞不付外惟陛下知臣之心故敢以瀆天聽伏望聖慈俯加照察

御史中丞廖剛論賜圩田劄子曰臣伏覩近日聖旨指揮將建康府永豐圩撥賜韓世忠士大夫聞之莫不駭

愕臣竊契勘本圩計田九百六十頃嵗收米三萬斛它圩未有其比不知此賜出於宸衷抑世忠有請而陛下遂與之乎世忠帶三鎮節度使金玉滿堂姬侍列屋買田之資固當不乏若陛下特與是陛下繼封君之富而忘斯民之貧困也若世忠有請是世忠身為重臣曾不念國用艱窘民力殫竭而謀豐已不已也且世忠屏翰王室服勤盡瘁忠勇冠天下而獨此不知此臣所未喻也陛下亦嘗問大農嵗入幾何而會其出乎艱難以來

歲入欽天下三分之二而所費倍於承平之時矧今河南新復勞賚經理用度益廣又非前日之比然則陛下於推恩之際可不重惜而輕出令乎諸將暴露之久其誰不知然而貴極富溢前古所無人主所以待遇之意亦前古所無請無不從求無不得亦前古所無未嘗奏功而寵數洊加亦前古所無此則諸將所當自省也漢高祖之將無非戰勝攻取與共取天下者事定之後得保首領者無幾今吾諸大將雖皆有屏翰之勞然坐享

富貴未嘗有攻城略地之事而恩眷日隆乃復求於人主不已其亦未之思乎江東圩田不知能幾千頃若諸將人賜千頃所餘亦無幾矣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故一爵賞一賜予必有以合天下之心厭天下之公議故受之者不為泰而安且榮焉脫或不然雖莫或敢言然腹非者多矣朝廷舉措使天下皆不以為然則亦安用臣等為哉臣是以不敢避觸犯之誅臣之職也陛下儻以臣言為然欲乞宣示世忠聽

其辭避亦所以保全其名節也如謂不然是臣每狂妄負陛下責伏乞賜罷黜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奬錄翟汝文劄子曰臣聞杭州軍人作過伏蒙寛恩特賜招降一城生靈咸戴再造之賜不勝鼓舞前此浙東帥臣翟汝文憤疾羣兇敢爾猖狂提兵渡江累以殄滅為請陛下深念横及無辜方示大信如從以降招安詔書汝文志雖未就忠則有餘矣臣竊見近世士大夫無首公體國之心懷徇私便文之計

雖本職事尚皆滅裂不舉況能及其他哉今汝文聞鄰路兵變奮不顧身自任討賊之責有古方伯連帥之風賢於近世士習遠矣況汝文之在浙東拊循兵民風績可紀一路實賴以安臣愚欲望聖慈嘉其忠勇俯賜褒錄以為四方帥守之勸其於用武之時殆非小補也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竊見建炎初置賞功司尋即廢罷恐當時主者兼用他屬之吏不得專掌致所行功賞因仍廢怠動經歲月致獻言者得以藉口遂成無用

而併於他房竊原此司誠爲今日之急葢古者賞不踰時又曰賞必以信是烏可以輕廢置哉意欲使掌有專官而亟行亦俾將士知功有專治而不雜信賞之政中興所先也欲乞復置賞功司專行戰陣功賞等事委能吏典治仍置簿月書已收行過某人功賞名件上司季攷其數或多至千百量與官吏推恩以勸其職

胡寅上疏曰臣聞臯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於其間而天下

治矣古之世仕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編置咸得食宮祠之禄夫禄之為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於縣官王府賦於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為之分别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仍加權字於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

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於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睿旨立為定制施行

周林上奏曰古者賞罰功罪各有所始同於有罪而行罰自貴近始同於立功而行賞自微賤始先其所難也軍興以來推賞者屢矣高官峻秩先於主將其下士卒雖有立功之人多是沈於微賤艱於條具拙於計會積日累月徒費文墨不能速受恩賞遂致勇敢有功之人不無怨望欲望敷奏特降指揮今後勝捷先須激賞戰

鬪立功之人已得了畢然後賞大將次及謀機幹議等官實為士之勸亦為將帥之美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論招捕俛從慶各官功賞狀曰臣竊見昔時方臘作過當朝廷無事一路兵力全備之時將佐盡在所部不乏使令然憑陵州縣如蹈無人之境官兵莫可抵捍例遭殺戮遂致遠近響應陷沒六州二十七縣蒙朝廷遣童貫譚稹將帶西北驍將劉延慶王禀楊惟忠何瓘辛興宗等親總勁兵十萬餘人或

降或誅方獲平定今來倪從慶等作過乃在金人犯順內外震擾之際州郡三次起發勤王弓兵府在空虛將佐隨兵前去使臣材武人又先已盡起赴闕人情驚疑姦宄覬望詹大和等元非當職任事之人偶因臣逐急委請乃能同心國事盡瘁竭力糾集烏合之衆初無制節之令固守把截使不得衝突猖獗殘害生靈訖至納欵歸降保全兩路較之方臘事勢輕重難易數倍不同臣誤當帥閫人微望輕不能預為鎮撫以致盜發部內

若非藉此五人無以逃責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與等第推恩雖見危致命臣子之常情然有功見知大君之美意因以風示四方使伏節死難之士皆識聖心悏遠雖遠必聞雖細必錄則人人奮勵各思自效在於今日不為小補狂愚冒犯上瀆天聽無任惶懼

孝宗時監察御史周必大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徇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侔德商周本出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王成以偽增户口賞楊惲以

晦昧之語糜蠧寬饒韓延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黄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則宣帝所以見稱於史氏者亦何可盡信也豈不難哉陛下嗣位于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夜分決事可謂勤矣而未能變一時之媮惰舊德名臣收召殆徧片言小善擢用無遺可謂公矣而未能化一時之阿私意者綜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試以賞罰近事明之邵宏淵能還軍中冒濫之恩併録戰功而除正任觀察使此信賞

也而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廉以貪黷配流此必罰也至於張耘賊殺士卒乾沒軍資有司當以殊死而亦與廉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照臨百官賞罰明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敵人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何治不成哉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讀甲戌詔書仰見陛下聖心焦勞思古哲王之治憫士大夫習俗媮弊是故以訓以戒為

之丁寧懇切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講求治要靡用
不至而國家之勢未復乎安彊者誠以一時之人誕謾
苟且其弊猶在有如明詔所言也夫天下之事不能自
行使任事者則公肆誕謾自為速售之術不事事者則
因循苟且指歲月以待遷然則陛下何賴焉為今之術
者必曰深刑重賞可以起媮惰而禁誕謾也夫賞罰者
人主之至權執此以御天下顧亦何施不可臣所不知
者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羣臣功罪之實必欲人人論

得其當亦豈陛下一智一力之所能盡哉越五日戊寅臣伏讀陛下求言之詔許給舍臺諫於封駮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大哉言乎臣愚仰見陛下無偏無黨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雖太宗之導人使諫不足進於此矣臣愚伏願陛下益選公正敢言之士悉舉而用之於朝使才與行相參可與否相濟陛下不忘終始之戒每虛懷而受之自然四方之利病毋壅於上閒懷姦之徒無所肆其巧然後是非明而賞罰行賞罰行而百

工勸矣

翰林學士洪遵上奏曰臣聞古者賞不踰時所以勸有功也漢高帝初得天下定功行封疑若可後方汲汲然趣丞相御史惟軍功是務故反側以之安耦語以之息而漢業益隆用此道也仰惟皇帝陛下以剛明之斷奮發天威迺者法駕一臨元惡授首此盖天道助順聖德昭格以濟登兹甚盛舉也竊見川陝淮漢之師暴露益久艱難多事之時冒犯鋒鏑奮不顧死其勞備至昨覩

指揮應出戍官兵特與轉資立到功効别行推賞仰見陛下篤於信賞使之趨事赴功可謂善矣然而軍吏計功淹時不下議者云云懼無以勸後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凡立功將士亟行第賞庶幾伍符尺籍之中踴躍自奮通知前日指揮不為虚文聖恩浹洽足以作成士氣萬一異時緩急之間有以激勸誠今日先務也

貟興宗乞嚴爵賞狀曰臣聞爵賞者國家之大紀也自昭其紀則無人不服自紊其紀則無人不輊苟一目稍

睽則萬目漸弛或致胥商末流委巷餘子脅肩而冒禄攘臂而市爵雜揉士類士蒙其醜此何義也且軍之有功功之有賞乃國家所恃以責實也三軍所恃以勸後也有司踈怠實已乖戾求以勸後將如之何傳曰非功獲爵則爵輕非罪肆刑則刑褻謂此類也臣竊見比來軍功死事之家以功許補授子孫外並許其親異姓甥壻之類申明受承是乃國家歆感士心荅天意收三軍後日之效可謂恩矣然朝廷雖有元創冒授指揮一一

明具今所在軍將保明於大將大將保明於本州本州類申於省部如是則隄防檢押者甚至且密也然而戶為胠篋本以防盜也大盜至則并胠篋而取之人為法制本以防姦也大姦至則并法制以亂之今恩澤一下有力有貨賂取交關同姓者遷作同房非親者指為近親委巷屠販一日華軒士卒驚顧此豈三尺賞功本旨哉臣謂自今兵將死事之家既無的親子孫及其近屬但當設法與給度牒及不理選限名目之類使其曲折

貸售惠滋一家終世飽暖亦無負矣何至紛紛欺隱捐
國家之名器輕授之人乎又近來死事之家多以無力
陳乞而有力陳乞者決非死事之家彼有力則百方計
會事雖虛誕必不沮難無力則事據雖實例蒙退却致
使軍中勲力之後雖有正嫡子孫不免低直輕售益壞
陛下德意者有司也昔康定詔書諸軍將校歿戰陣者
並仰逐處仔細一一勘會如不實者亦有明科伏望申嚴
是禁諸將諸州今後保明被受恩澤之人或不切仔細

推考或勘會失實朝廷覺察並乞重賜行遣庶幾爵賞之重有益國體

興宗又議功賞狀曰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人者任私不任法葢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且視此為屈伸矣三代之初因人之功罪以為黜陟當賞而賞當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為周躬履天下之籍有未下車而賞

之者有始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擊而心化武王之於功賞何致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也是以賞之所在以爲則成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羣功不報臣恐武王未暇垂拱爾此所以經營曲當示天下牢固不拔之具歷世三十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傳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之世威福兩

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真材實用如雷有終
在蜀尚給功帖七千逮至仁宗皇帝遵而行之名賜曹
利用則有據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有空名宣劄
之補天下之士皆悉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可以氣使
殆可名劫也今陛下天錫智勇之資又傑立於至治之
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功為最迹者
命有司分為三等凡諸處保明歸義立功將士量功給
還其資臣觀聖明威令超卓智者思効其謀勇者樂致

其力縱橫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遇也臣愚尚恐邊遠之地軍吏出入未盡依得朝廷元降賞罰之格萬一有淹遲啓倖之人寃抑無告之士乞參以熙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陝西宣撫司申諸路將士未依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叙之人令主將對衆叙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為人移易者為人抑壓者許

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寃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指傾即定矣臣觀近來陜西死事之卒諸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傾纖末死事未滿旬日有先閤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訴者彼有司但識斗斛之積為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舊禁凡死事之家至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許家之壯丁或家之至親一名填刺亦庶乎知朝廷德意寛大也

侍御史王十朋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曰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顯忠身為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㓙㓙之議謂顯忠心懷南北蠱惑中外上貽聖憂今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讒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為已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兼顯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數人無故領兵自回遂致失利欲正

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為然昔慶歷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于延州力戰而死都監黄德和遁走誣平降賊朝廷信其言遽欲戮平之家賴仁宗聖明遣御史出理其事既得其實遂褒平死事之節而斬誣告之人今正虚實未辨之時臣以為不可不審朝廷不如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却令都督張浚審核虚實聞奏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實誤大事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庶使聖朝不致濫罰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在也功罪著而賞非功罰非罪則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聞西溪卒伍逃竄之事既兩旬浹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略有黜責外廷之臣不敢以為疑者意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

茲則大不然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成閔乃敢無所忌憚公爲劾章歸過隊將乞罷見任仍送吏部夫掊刻軍士役使軍士利入於已怨積於下者閔與統制統領官實爲之也閔不爲之則統制統領官安敢爲之統制統領官不爲之則將副部隊將安敢爲之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此輩愈更恣横輕侮憲章事雖至微

關繫甚重臣愚欲望聖慈將成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副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為餘人之戒或陛下聖意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令來陳乞罷隊將劉子亦不施行以破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

王之望乞旌賞戚方狀曰臣契勘自金人諸路入寇兩淮荆襄川蜀敵馬所犯未有一處能抗拒者獨戚方兩次報捷雖未為大勝亦能挫敵使之奔敗北去追奪所

獲牛馬老小若金牛之兵不敗則此一路更無把截去處功亦不小朝廷宜加旌賞以振起士氣臣得三省樞密院關戚方兩次奏捷備見忠勇若能保守不致衝突別立大功當議授以節鉞緣戚方已係承宣使帶軍職若能保守不致衝突則將來自當授以節鉞何俟別立大功若俟別立大功方始建節則是今次兩捷全無恩賞恐不足以激勵將帥臣謂當再降指揮或陛下以御札奬諭云若能保守關寨摧折敵勢當議授以節鉞更

能別立大功即不次超擢仍令都督府日下疾速覈實具功狀聞奏如此則於事為允乞更與執政議之

衛涇上奏曰臣聞賞以勸有功罰以懲弗恪輕重貴乎適中不可有所偏也廼者癸丑之夕壽慈宮火陛下特降御筆以上驚慈闈徹樂避殿恐懼脩省夫以一人之尊躬自貶損不遑寧處而本宮官吏儲備無素守護不虔惡得不任其咎陛下欽崇孝養方務調娛未暇致詰提舉官吳回三人者懷不自安騰章自列旋頒睿旨各

從鐫削可謂曲全之恩臣近縁忝冒承攝於詞頭中竊
見指揮凡壽慈宫應奉官吏等到宫實及五年各轉一
官資放其員數六百三十有四未及五年者又四百二
十九人夫以平居無事安坐受賞若此猥衆而失職抵
罰不過二三臣固疑之今臺臣有彈疏乞將應奉官等
黜降謂當大明典憲以警弛慢而所降聖旨王師珪王
溶各降一官楊旦降一官罷幹辦事務人數多寡臣未
敢問惟是吳回等自劾尚奪二秩王師珪等皆有論奏

楊旦者罪狀尤著例止削一階輕重毋乃有所偏乎況前日救火官兵陛下以慈闈之重隨即第賞曾不淹時賞固所以為勸而罰不足示懲顧何以詔四方而厲百辟乎借曰太皇太后聖意寛厚不欲重有誅責然賞罰之行紀綱所繫又安可以恩而廢法乎臣不敢以代庖之嫌有所隐默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王師珪王溶照吴回等一體鐫降其楊旦再與鐫斥庶幾少慰輿議儆肅宫臣懲勸之方斯為兩得

王師愈上奏曰臣聞爵賞者人主之礪世磨鈍之具賞當功則人必勸或失之濫必害於政不可以不草也伏見紹興之初兩浙提舉市舶申請立定沿海及近裏州軍稅務稅過市舶物貨賞格州委通判縣委知縣與夫監官點檢稅過客人引外物貨收及壹千伍百貫減壹年半磨勘累及壹萬貫減四年磨勘可謂賞之濫矣且以經總制無額錢賞言之諸州軍解足經總制錢外而又無額錢及壹萬伍千貫知通只減二年磨勘令稅務

收市舶引外物貨及壹萬貫乃減四年磨勘是倍於無額錢之賞矣自通判知縣至于監官被賞者數人豈不為太濫乎況夫文臣有以此賞轉員郎正郎武臣有以此賞轉副使正使遇郊恩或致仕遂可奏補子孫然則稅務獲一萬貫之小利推而言之被賞者豈止數人而已哉可謂濫之至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沿海及近裏州軍稅務收市舶客人引外物貨自壹千伍百貫至壹萬貫其減磨勘賞並皆減半庶幾賞不至濫人

亦自勸

吏部侍郎李椿上奏曰臣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曰賞當功罰當罪故自古聖賢所以稱治者亦信賞必罰而已伏覩近降聖旨指揮舉改官必具實迹臣仰體陛下聖意欲使臣下趨事赴功不為文具也苟有實立勞績而不與依條推賞者豈陛下之意哉臣竊見吏部法選人有酬賞應循資者不許存留後任收使蓋謂別有應循資條法可以循資者不許重疊循資故立此

法亦出于省記未必本有此條然則實立勞績豈為冒濫何獨於選人乾沒勞績賞格遂為不信之令縁本部遵守上件條法遇有陳乞者盡是告示不行所以詞訴不絶臣愚欲乞睿慈下勑令所刪去吏部侍郎左選此條或重行修立條法使實立勞績之人不致乾沒其賞有以稱國家立法賞從重之意亦有以絶不已之詞

先宗時蔡戡上奏曰臣嘗讀西漢循吏傳竊怪漢二百年間班固所載循吏六人而止耳孝宣之吏居其五焉

何天之降才獨盛於此時也及觀班固賛孝宣曰信賞必罰綜覈名實然後知孝宣馭得其道宜其循吏之多也葢賞罰者治天下之具名實者行賞罰之要人有為善之名必迹其為善之實從而賞之人有為惡之名必窮其為惡之實從而罰之人知為善而賞不踰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人知為惡而罰不旋踵罰一人而千萬人沮所以勵世磨鈍作其好善之心絶其稔惡之路率天下為君子之歸自古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孝宣

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盖有繇也恭惟陛下勵精為治遠邁漢宣於賞罰名實之際尤所加意天下之吏固當澡心滌慮殫智竭力以承休徳然未聞一人治行卓然可書如龔黄者以臣觀之名實未盡綜覈賞罰未盡信必故百吏未盡稱職也今朝廷欲知守令優劣俾監司第其臧否以聞于朝甚盛典也夫臧者天下之善名也律身以廉莅事以公與夫勤謹無過者皆謂之善也否者天下不善名也貪而徇利暴而虐民與夫弛慢不

職者皆謂之不善也彼善與不善在天下不啻如黒白冰炭之殊朝廷惟不知其實故賞罰無自而加焉監司既已第其優劣而為臧否朝廷是宜核其名實而為賞罰臧否之令行之有年矣以臧之最而超擢者誰歟以否之最而黜責者誰歟二者皆臣所未聞也朝廷不過為虚文監司不過應故事而已謂之臧者無所勸謂之否者無所沮臣所謂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必者此也何以起勸慕之心振媮惰之氣乎臣愚欲望陛下

每歲申勅監司按所部守令第其臧否以聞臧之最者命大臣審察核其臧之實誠如所舉隨其才而用之否之最者委他路監司體究核其否之實誠如所言則因其罪而罰之如是則君子有所激而勇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為惡昔之貪殘者變而為廉平昔之弛慢者變而為勤謹人人奮勵以趨事赴功孝宣之治將復見於今日

理宗時洪舜俞進故事曰太祖問李承進曰唐莊宗以

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每出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排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三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兹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劍耳

貼黃臣聞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辨民志何由定民志不定而欲求國勢之安

疆是却行而求前也況三軍以紀律為重處不知禮則出不知律犯上之意一萌作亂之機已兆尚何望其敵王愾而伸國威哉唐自肅宗偷一時之安平盧節度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以姑息為常至於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而不問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陵夷之勢何所不至此唐所以亡也後唐莊宗猶襲故態不能以軍法約束而威令不行享國不永竟坐姑息之過我太祖

皇帝受天明命爲世立極盡革唐季五代禮法蕩析之弊一階一級上下相承川班妄訴必肆顯戮此所以國勢有金城千里之固民生有泰山四維之安也然豈徒以階級之法繩之哉平時撫養不吝爵賞苟犯法則有剱爾恩施而後威立宜軍心悅服不敢輕於有犯也

秘書郎權尚書郎官許應龍上奏曰臣聞賞罰軍國之紀綱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況

世變已降人心寖不如古法出而姦生令行而詐起茍無賞罰以振肅之則為善者何所勸為惡者何所懲是以聖明之君必以賞罰為先務而不敢有一毫輕重之私善所當賞雖賤必錄使知為善者之無有不賞也惡所當罰雖貴不貸使知為惡者之無有不罰也夫如是則胡禁不止胡法不行茍執之不堅所當得者或刓忍而不予而不當得者乃僥求而濫授所當罪者或經營而茍免而不當罪者反牽聯而併及勸沮不明善惡無

別故作之而不應率之而不從因循苟且亦終於委靡而已嗚呼烹阿而封即墨威王能審左右之毁譽而羣臣莫敢飾非齊國大治矧尊為天子居得致之位有能致之資茍於刑賞之際斷在必行則人心振起何事之不可為哉昔我藝祖肇開洪業雖以仁厚為立國之本而信賞必罰凜乎其不可犯清謹可任擢升宣徽貪墨不法徑寘極典守邊有功厚加賞賜川班妄訴悉行誅戮恩威並用使天下竦然而畏慕故紀綱為之振肅國

勢至於尊安成憲昭垂真萬世之龜鑑也共惟陛下仰紹丕基恪遵祖訓厲精思治宵旰忘勞為官擇人將以宣德意而結民心選將練兵將以壯皇威而銷外患然今之官吏果能究心於恤下乎今之將士果能用命以決勝乎竊觀州縣之間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横斂峻法嚴刑者未免為民之害中外之兵驍勇者固可用而遇敵則逡巡而不前少衂則倉皇而先遁者未免為敵所輕為弊若此豈倡率之無術耶抑法令之不明耶然

廉吏之舉洊頒於詔令貪墨之罰屢形於奏疏嚴私役之禁戒陞差之私若是之類無日不討諸國而申訓之而玩習者如故何歟盖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推原其端無亦賞罰之間猶有未信必者乎節儉正直當賞以勸善也而單寒寡援則誰復薦引貪冒苛刻當罰以懲惡也而稍有韋制則莫敢發擿恩賞自有成法或攀例而放行鎸黜猶未及期已經營而希進陷陣者或隐蔽而不申寄名者反僥冒而受賞掊克有禁

而曷嘗施行奔潰當刑而隨復招集故人心玩狎雖令不從此吏治之所以未振而軍政之所以未舉也轉而移之其勢甚易惟於勸懲之間力加之意而已蓋不以親踈貴賤為輕重則可以行賞罰不闊略於其大而纖悉於其小則可以行賞罰無功同而賞異罪均而罰殊則可以行賞罰執此之政如金石行此之令如四時則以之馭臣當化貪而為廉以之馭軍當變怯而為勇成效大驗特一指麾之頃耳然按察郡縣則在監司激厲

將士則在主帥監司茍賢則不吐茹於剛柔不轉移於勢要貪暴者必剌循良者必舉聞風知懼當有解印綬而去者矣主帥茍公則紀律之必嚴簡閱之必精用命者賞之犯法者誅之則畏威懐德雖蹈水火而不避矣至於監司主帥則又不可無激揚之術茍賢否不分聽其曠弛則委靡者不失其寛厚而振作者反幾於生事容貸者自可以逃責而㢘按者或至於名禍如此則人心疑畏孰肯以國事為念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詳考

孰察能舉其職者莫不陟不勝其任者莫不黜則孰不激昂奮厲求以自見登攬澄清號令精明當有如范滂先弼者出矣此又操執綱領之要術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李鳴復上奏曰臣比嘗因高沙方城之叛述古人討亂之法以進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又謂士卒干紀此殆閫帥責耳閫帥不舉其職而輒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宜而動即降下黃榜何榜之輕也臣無他意大率

欲為朝廷正名分振紀綱使不流於姑息耳黄陂之叛與高沙方城等意謂必知所懲創聞諸道路其為乖誤抑又甚焉淮西討叛而湖北則納叛是自為矛盾也于俊領兵勦賊而王旻則出兵助賊是自相魚肉也孟珙許之以便宜書填防禦使京交十萬官田百頃又聽從各人向其處州郡駐劄是賞盜也賞盜而欲以弭盜可乎王旻先逆之境上給以貲糧助以兵力又謂叛賊委是可嘉欲與轉六七官或陞差路分陞差統制是誨盜

也誨盜而歆其不為盜得乎高沙之叛始雖縱之終能戮之尚有辭也方城之叛國人討之敵人納之猶可諉也今黄陂之叛境内自為胡越國中自為寇讎此何風也叛卒挾外寇以刼制中國邊將挾叛卒以刼制朝廷此何等氣象也臣恐唐末五代之禍自是始矣然則如之何曰脅從者不必治而渠魁不可不殲也異我者不足責而同我者不可不戒也命令自天子出未聞邊將擅書填告命以啗敵也是可慮也尺地莫非王有不聞

邊將敢欲割地以遺敵也是可憂也一時之事變雖激萬世之正理不可不存也邊鄙之間輕躁小人雖肆無忌憚廟堂之上任重大老不可不執持公道也若朝廷但欲買静一切風靡欲得官爵即與之官爵欲得便地即移之便地欲索犒賞即為之支犒賞欲逐主帥即為之易主帥戕殺本將之罪不復問刼掠平民之罪不復究討叛者有罰納叛者有賞則名分盡喪紀綱大壞北軍之久歸附者必縱欲以求逞將帥之當事任者必乘

間以自肆他日之禍又不止於今日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利之

嗚復又上奏曰臣聞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古人討亂法也事有不安其常而至于變不循其理而至于亂豈必人人皆有是心哉鼓而倡之者不一二脅而從之者常八九逆順未分則其勢合利害漸迫則其心離善治亂者臨之以可懼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剖分其逆順昭示其賞罰首亂者殺無赦若能痛自改悔領衆來降

則免其罪脅從者釋勿治若能伺賊動息梟首以獻則厚其賞夫如是則人各有心互相疑忌而賊之黨孤矣賊之黨孤則守必不固戰必不力而賊之首可坐致矣不然一於招納而薫蕕莫辨則有恩而無威其弊也流於姑息一於攻討而玉石俱焚則有威而無愛其弊也過於殘忍姑息豈足以怗強暴殘忍豈所以懐忠義哉唐州之叛叛者一郭勝耳兵與民未嘗叛也全子才等握兵以出老小之在城外者悉舉而殲之故其黨遂牢

固而不可破高郵之叛叛者四百餘卒耳其他未嘗叛也既一日而推擇三數人以為首領又一日而執辱郡太守以強其行移制司雖調兵征討而實懷畏怯雖遣人撫諭而實為具文故其賊愈悖慢而不知悔聞諸道路朝廷近已屈意招安降下黃榜其為說盖為一郡生靈性命惜耳使黃榜既下而弭耳退聽必須以序支犒是賞盜也賞盜而欲其無盜得乎萬一不然而負固不服或且重有邀索是納侮也納侮而方思所以懲其侮

不亦晚乎將卒干紀此殆閫帥責耳閫帥不舉其職而輙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宜而動即降下黄榜何榜之輕也臣不勝憂憤是用推明古人討有罪之法以進如或可採乞降付樞密院叅酌施行

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上奏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敧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

徼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効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斡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

欲借尚方劒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於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年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

亦嘗一念及此乎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李煒狀曰臣惟蜀之梓遂夙號巨藩祖宗盛時每高其選非政府從槖經歷節旄者不以輕畀近來除授率多非人知遂寧府李煒是也煒心神昏眊品格平凡得郡文南畏敵不上乃由彭倅徑把州麾惟賄是聞蔑無善狀徒以結姻帥閫遂得薦進于朝甫守唐安又易武信升華延閣人謂僥覦況其老病龍鍾心疾交作謂為李赤貽笑于人近聞幕府上功煒亦

選名其列身處内地乃與戰士同科其濫甚矣欲望賡
斷將㦸罷黜所有功賞不與放行以為僥功冒賞者之
戒
昌裔又論項容孫轉官加職未當狀曰臣惟邊疆多事
之時當以賞刑為急鄉人書來皆言曺友聞大安之捷
李安國文州之守董鵬飛之死節曺萬等之平潰功効
最為顯著今朝廷未聞次第行賞近閲邸報知閬州任
進以集英殿修撰奉祠知果州項容孫轉一官加直秘

閣臣聞之罔然不知朝廷以其何功而加職增秩耶竊聞去冬潰卒之變果閬二州焚蕩殆盡為守臣者逃避山谷寇退方還若以其無兵與守未加顯謫猶之可也今並邊將士賞典未行而逃難守臣崇資先及將恐三軍之士聞之短氣彼二人者受亦不安臣欲乞睿斷將四將功賞早賜頒下其二人加職轉官指揮並行收回進仍予祠以遂其請容孫且令安職以責其効庶幾萬里之外知公朝刑賞平明有功者悦倖賞者懼是轉移

人心之一大機也

金宣宗興定元年行元帥府事石倫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持嘉烏勒忻引官兵義兵共圖収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烏勒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鋭畧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

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仰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

哀宗在蔡忠孝軍提控李德不率總帥完顔仲德縛而杖之帝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録功隠過自陛下之德至于

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

元世祖至元六年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監察御史崔敬上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草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

潮為灾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欲逸者臣民之同情臨制者帝王之能事皇天降命眷顧神主天下雖大兆人雖衆既畏上天之景命而甘分以從之又服聖人之大德而竭蹷以趨之

於是為君者巍然在上處萬姓之極崇晏然居尊役萬姓以自奉宜乎萬姓厭勞而惡賤也然而不厭且惡者以其非聖人不足以保吾之生非聖人不足以安吾之業故也閒生兇黨不揣其宜窺上隙而恣行逆天心而妄僭憑陵國紀摇蕩邊封掠無罪之生靈啟非常之禍亂惟王立統實欲寧人豈可上違帝眷而姑息偷安屑越民生而凝心不慮哉是以命將興師宣威止殺適以全其生覆之徳也於此猶以為未能息彼邪萌遂立戍兵

於郡縣而鎮之庶他日之爰方啓行無回顧卒然之憂故爾此帝王臨制之術之大者也且人情莫不欲逸今則驅之以戰爭之事至勞也人莫不欲生今則率之於萬死之地至苦也向不加之以厚犒申之以厚勞則誰有竭力效功之心哉方今將帥南征北討略無寧歲已降之域縱士卒而暴之已服之人縱士卒而驅之刼之所獲金幣或入將家或奉王府未聞以之賜士卒也抑且見其暴掠驅刼而不之罪焉强者多矣弱者未之有

獲也老稚死矣壯者未之豕賞也若夫得儁而紀于露布以聞之散于六軍以分之彼六軍乃國家之六軍也散之則是猶置于國家之外府外庫也又能激將來之實效焉若夫寇敵犯罪而伐之既服而舍之彼寇敵皆國家之頑民也而脅從者皆非其本心也又何須以為奴妾牽羈而縱士卒以掠之乎彼寇敵脅從者亦且効吾士卒之忠而刼掠中國之民矣則是四方之民互相驅掠乃復乘威因怒轉戰無休直士不敢以獻言忠臣

不敢以納諫健兒繼踵以就死原其所致皆因犒勞或未及節制或未明以至于是也為今之計莫若守之而不攻按之而不動倘有不臣之國逆亂之徒當令信使再三以諭之持詔以赦之知罪自新回邪嚮正其或益生驕氣蔑有悛心則明徵其辭以征之簡車馬嚴號令備粮餉厲戈矛固巢穴防要害氣壯力雄德尊義重是惟無戰戰則勝矣杕杜之篇漢皇之駕有灞上棘門細柳之幸湯后之伐夏也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誅其君

而弔其民周武之伐商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斯皆仁以行之義以宜之勞以感之賞以恩之也伏望陛下探賾索隱發政施仁幸從臣所謂設武舉詮大將試嗣將之法則節制無不明矣復從臣所謂厚勞賞之法則戍卒誓死而無辭矣若其偃兵戈廣屯田之後亦無所事於厚勞賞之法此但防其萬一故云然

武宗至大中尚書省賜予無節財用日耗名爵日濫御

史大夫中書平章托克托上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

文宗天歷元年監察御史張士弘等上言曰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特們德爾竊位擅權假刑罰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

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

明 楊士竒等 撰

勤政

東漢光武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頥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

太宗曰誠如卿言

敬宗縱弛日晏坐朝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平章事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閼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敬宗晏朝紫宸入閤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諫議大夫李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晩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䟽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内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為旱㬋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

宋真宗咸平三年知兖州韓援上言曰臣伏覩近詔舉

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章奏事此

蓋陛下克勤念慮旁採芻蕘幅員之間蹈詠斯極伏惟

陛下膺運圖大握樞御極行一事必遵典禮發一言必

訪古今三載遏密之中過形哀毀萬機聽覽之後未嘗

怠遑每春澤稍愆宿麥未秀必親臨祠觀備薦蕭薌減

御膳以焦勞走使車而旁午並禱羣望盡降五刑昭感

上穹必獲嘉應雖有祲沴安能為災然臣輙以芻菲窺

測蒼昊退循僭越難避鼎鑊死罪近者微有亢旱頗傷

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
鼎盛兆民樂業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暫加
災告以儆睿聰昔魏徵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聞善若
驚五六年間猶恱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此蓋譏
其漸怠於政也則知勤儉難守驕佚易生人之常情也
玄宗開元十五年以後深居高視倦于臨御内寵嬪嬙
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夷遂至大盜猖獗中原板
蕩蓋亦升平之後驕怠致然也臣伏覩先帝福祚延洪

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機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爲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於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缾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願陛下守太祖之丕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之圖治者在乎遠佞人杜讒口書曰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臣觀今日朝廷自公相以

下悉皆方正無邪佞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顧冏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慮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

景德三年以刑部員外郎直昭文館陳充上奏曰臣竊以古先哲王嗣守大業遠則漢武帝近則唐玄宗英智天資聰明神授雖茂功克建而至德未周蓋以享國年深在位時久倦於勤儉或至怠荒不恤民人多耗國用

子孫繼統無以取法令德方策布翰無以備書大猷覽其始終良可歎惜恭以皇帝陛下君臨寰宇富有春秋無一日晏坐朝無一時倦聽政言必合道動必由禮無聲伎之好無畋遊之娛未嘗興土木之功未嘗納珍奇之貢訓練士卒也務寧邊鄙不衒於武威編修典籍也用廣採掇思益於文德巍巍然蕩蕩然信無得而名者矣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賦租咸遵詔條悉協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腠理平適膚革

充盈偶生微痾不患難療臣以為方今天下但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然則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存諸格言斯用垂訓伏處陛下以時當寧泰情有變遷安居九重倦覽萬務近習可畏閑邪頗難尚書曰惟王不邇聲色道德經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史記曰由余見秦宮室大奢歎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民矣尚書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四者人君之大戒也其或小人乘此而競進聖治因茲而闕修則

追思漢武帝唐玄宗英智聰明而全德未周以為前鑑乃小臣之所以愛君者也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道運行無有止息是以四時推移萬物生成也聖人之道宜取法上天動而不息是以政教克舉華夏以寧者也臣伏讀敕命朝廷之闕遺朕躬之過失並形封奏得以指陳今者朝無闕遺君無過失預伸忠款必恕罪尤願陛下長採斯言静思闕義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則九夷向化百世受祉無出於斯而已矣至如指

一小事以為利濟陳一短見以為周通臣所不為也
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上言曰臣伏聞隐
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涉難則思深而圖全居安則志
滿而自逸上自三王之世兩漢之主撥亂者咸臻於至
治憂勤者多致於中興荒淫怠政喪亂相隨晉魏以降
虐儒無紀臣不敢遠引古義願以唐事明之文皇開基
武定大難招顲羣儒確論理體閲弓矢則知政教之徽
諭金治以來獻替之道房魏諸賢夙夜盡瘁貞觀之風

終始無玷洎于高宗藉此治平性務寛簡事稽裁決外綱隳而無忌遠黜内嬖盛而二張用事許李謟上禍屬是階二十餘年變周因武至於明皇治亂尤異開元之治内難方平久在民間深知國害濫官弊事思盡革去故任姚崇宋璟為相庶務畢舉遂致化成天寶之後聽斷稍怠寵幸勃興竒巧厭溺夷入亂華威不克愛故因林甫國忠盜位綱條不脩以至奔幸此三主事迹一時龜鑑布在書傳可得知聞皆由世亂則思於恭勤時平

則敗於逸樂勢使之然由来者漸故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纂紹寶圖務敦淵靜韜晦英謀竭伸孝愛而内闈輔政朝制弗經官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馳大道不行而陛下山藏無遺日覆不昭洎莊憲上仙萬機獨斷躬親大政勵精為治投閹寺之巨黨罷内降之私恩升擢正臣黜退竊位每旦聽政舊邦惟新庭宇再清幅貟忻戴將以執之如金石

行之為軏軏希陶唐之風襲文景之跡為一代之宏規冠千篇之良史豈不大哉比及周歳頗異曩時内寵艷興中宫傾易楊尚恃恩權勢特盛事由請行言自政出君子小人腹誹竊議幸頼陛下神明議斷廢黜外宫雖謹正家之道未遑經國之宜功業弗彰簡編安在恭聞昔者太祖應天奮陸救生民於塗炭太宗耀德開基平列國之干戈真宗脩文守位下武和戎崇儒議禮封禪告成神德聖功形詩播樂三朝盛事萬祀流光今陛下

自幹蠱十年豈常專已讙言三載足以變風未聞可久傳祓無窮累歲已來和氣稍鬱水旱相仍螽螟屢生粟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郡疾病流離生靈困憊民乏兼日之食廩無卒歲之儲既庶而富曷其若是正當不足之時豈曰無為之化陛下不可謂無兵革乃號太平政奉簡書便為端拱竊恐禍生所忽亡有其存漸至陵夷無時逸豫有唐天寶可謂覆車前春伏見詔書布下每旦親政故天下之民

謂吾君爲憂勤率仁之化翹足可待去秋以聖體愆和
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仲不坐之請交泰之
誠遽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爲常且一月之中適減其
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
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可待對止餘數刻
天下萬務得不曠哉雖云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
閤據廁與語示無間也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
浴堂延對信不怠也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

刀鋸虧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羅艷冶之色扃鑰九重叫
閽千仞宸禁晝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
事詢祖宗之綱紀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
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況今之政失於寛而蔽於姑
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是養其情也夫天下之
本者在民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貧者無置錐之業天下
之大者在兵兵之下者負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
令臧否無別冗食千萬蠹耗靡窮邪佞退而復興忠諫

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設欲止之於未發救之於將然莫若振綱舉目杜漸防微勤儉為先剛斷為急權之一去安可再得豈宜崇尚寛大自從清宴若謂怡神養性之方且非耄期倦勤之際臣復以為不然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常之弊加致治之心勤禹湯克己之規敷文武立教之旨振三祖之基為百世之法則垂鴻自我豈不盛歟願因歲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已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

以温顏俾之極論精思品藻督責賢否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内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掖庭之中簡去幽曠以來錫羡之慶宦寺之内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敷于上民悦于下足以招天地之協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三王為可侔十聖未足擬何為恃當年而樂自足哉臣跡甚孤危言無忌諱妄

陳思聱甘俟誅夷然念優處憲臺過受豐禄恩自上隆食出民力豈可偷安不思盡節苟一言而萬死實以為榮干犯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吕誨乞親決政事疏曰臣恭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遜避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為順敢不為陛下委曲而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衆皆嗣君冲幼親為輔翊並坐簾帷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有復

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内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中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内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怠唯内勤孝養率中宫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

意無間燕適深宮優游清靜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
皇太后之心哉臣區區蘄于是矣
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臣聞乾剛坤柔上下之
定分君倡臣和古今之通義恭惟陛下德稟健粹學該
治亂日旰論道淵默思政所謂有可致之位而挟可致
之資然親政以來過事謙挹神明之斷未甚聞於天下
夫舜禹稷卨尚相誡敕今輔弼雖賢安得事事皆善古
所謂委任責成者非謂若是與非一切徇之也大臣之

言是陛下從之宜也其非是者陛下偶以為然姑行之可也既已知其非矣又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雖愚夫愚婦有不可欺此神明之斷所以未甚聞於天下也今禫服未終天下謂陛下信默不言耳從此踰月畢三年之制威福之權偏尚循故轍人將以深淺測陛下伏望議政之際君臣各盡其意非非是是毋相面從間於燕間與羣臣相接總覽衆議以裁處其當罔有適莫務存大公則柄在陛下而威斷伸矣臣雖亡狀竊揣陛

下資性有祖宗之風眞勤儉有為之主夫有為者當為
於可為之時今四海延頸以待德音不知何憚何嫌而
不為也時難得而易失惟陛下不徒悔於他日則天下
幸甚
神宗時彭汝礪上奏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而其德行
常易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而其德行常簡所以成物者
至誠而已天地之間其精結而為日月而日月之更為
晝夜其氣運而為四時而四時之代於終始其形流而

為萬物而萬物迭為盛衰消息未嘗或息焉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之也而人君者成位於上下成能於終始其所以範圍之道彌綸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亦在於至誠而已宋興百餘年天下狃於治安苟簡而萬幾廢矣陛下之興日夜自強不息思欲遠至於三代而天下之士亦皆勉焉而日孳孳皆以言責得與聞朝廷議論以事觀之疑若少加意焉蓋有獄久而不決者有言已

進而不省者而後臣知其少怠也如朱炎韋盛南仲陳偘等多無罪案成下大理寺今踰十月而終未見與奪臣是以知刑獄有滯而未决者也臣去年十一月以書進陛下踰月而復見而書之所陳終未留一夜之觀臣是以知言之有進而不省者也夫事固有大於盛南仲之獄而臣之言誠無足以煩聖慮然以此觀之知至誠之心減於疇昔凡人言者皆曰天下安且治矣而可以無事此非忠臣也今自朝廷觀之法度有所未立其下

皆偷安者自府寺觀之政事有所未立而吏多冐法自民觀之窮困者未蘇而流移者未安集自四夷觀之而凌犯之罪未誅窺覦之心未塞自財用觀之民力方屈國費方迫自學校觀之忠信未成而道德未一臣所謂陛下當日夜加勵思所以補苴凋瘵之術如此其幾也遂玩之以為安治而少怠焉臣恐天下之心復弛矣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進無逸圖奏曰臣伏覩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

以成治道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𤣥宗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𤣥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記念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今陛下虚心求治伏望以無逸為元龜穆宗善其對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嚮

學思道閒日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又覩邇英北壁有仁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輙敢寫錄四軸並一卷上進望於殿内張掛置於几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

四年中書舍人彭汝礪上奏曰臣伏惟自古天下廢興存亡見於書者甚備其成未嘗不以憂勤其失未嘗不以怠忽陛下即位涖政其仁民愛物之心發於詔令見於行事厚矣日月益久然終不能近古殆誠意未加而

已聽言之道必觀以事今察於天地常寒星變河流未息察於財用公私單乏浮費益滋察于有司因循苟簡之弊日甚察於風俗廉耻忠厚之風幾喪役法既變民人益困邊備浸弛彊敵方侮選舉法壞士迷所向而進言者曰今大安且治是非欺則謏天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安危之幾一朝一夕一言一動之間而已蓋自古人主饗國既久無至誠惻怛之心上下媮安趣過目前緜緜延延日月以甚固雖無惡政虐刑加

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因仁民愛物之心加之以至誠在所可為而必斷在所可法而不惑在所可聽而必從在所可改而無咎如此則百官有司莫不奮勵承詔災異弊病非所患矣臣雖不肖猶日夜洗心以俟故以至誠之論終之

徽宗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彦逢上奏曰臣備位詞掖幸以權記注職事日侍清光伏覩陛下辨色視朝延見羣臣雖雪霰風霧凛冽異常辰正奏隔上殿班傳旨特

引嘗近已初乃罷臨寒疇咨玉色無倦十六日入冬至
假陛下御延和引上殿十一班十七日又引十班皆
人人頤問曲盡事情告戒丁寧切中機會節假內批降
臣寮章疏及有他處分差除絡繹不絕臣職在奉行捧
讀悚激方是時羣臣賜告偃息于家而陛下夙夜省覽
憂國愛民未嘗暇逸陛下以天縱之聖而勤政若此蓋
將訓迪有司永垂憲度而日曆之所紀邸報之所傳循
舊襲常舉其大略而已自非進得陪侍軒墀退得與聞

幾政何以盡知其詳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所陳降付史館及進奏院昭示天下傳之無窮俾中外官吏迺至民庶聞風胥勸罔不克勤上副陛下宵衣旰食之誠

孝宗時禮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范成大上奏曰臣聞治天下之道非以無其具之為患而以有其具而不責其成功之為患也譬猶工匠雖有械器雜然前陳而不課其成器之効則與無械器者何異夫興事造業發號出令之初何嘗不長慮却顧殫智竭力再三熟復而後

有所為我推而放之之久則必有偏而不舉尼而不行與夫沮抑於下而弗使見功者一聽其自然不復過而問焉則鄉之所謂殫智竭力而為之者終於徒勞而無補此所以治具雖多而治功愈遠也大抵末俗之陋樂宴安而憚改作習委靡而忘振起譬猶王良之御駑馬審其銜勒而謹握之猶可維持以行跬步稍弛則蹶躓隨之矣故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言一日曠官則萬事之幾必有廢失者況其久乎故

善治之主不敢一日不用其才焉孜孜業業執其所以
為治具者晝夜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利其果興矣乎
前日去某害其果去矣乎利宜興而未興害宜去而未
去無乃吾法制有未善者乎抑亦有沮抑於下而使法
制不得行者乎及其利已興矣害已去矣則又曰其果
能久而弗變矣乎雖變而猶可通之以盡利乎夫如是
則有所不為為無不成而成亦不壞矣堯舜之治莫要
乎二典二典莫盛於賡歌治至於君臣作歌以相戒宜

不作不急之語而皋陶之颺言但曰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葢興事之初不謹憲度固無可行之理憲度謹矣而必繼以屢省者葢事不加省則雖成而必隳屢之為言不一而足之謂朝省之暮又省之今日省之明日又省之不知何時而已也二典之治百聖所師皋陶之謨後世莫及撮其樞要初不遠於人情而無髙世離俗甚髙難行之説今聖主将大有為以躡堯舜之迹觀皋陶之歌思過半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為日不暇給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於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羣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敕朝廷不可似常時作假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覩唐世人主莫不其始甚勤其終

則怠其進甚銳其退亦速若德宗文宗始皆慨然有削平僭亂之志特以用非其人故功不果遂二君不能於此自反圖任忠賢以收後效雖元勲舊德見於已試若陸贄裴度皆不獲見用而甘心委靡廢放不復自振此固無足稱者若夫𤣥宗憲宗皆剛明果斷卓然為一代英主自始即位克己用人不數年間功成治定何其易也及其驕縱之心一生則忠言易䟽甘言易入於是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用皇甫鎛棄裴度而盛德大業俱不

克終矣其間惟一太宗能用人納諫始終不倦故貞觀之治獨盛於唐而魏徵諤諤然猶陳十漸之戒書曰謹厥終惟其始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嗚呼艱哉臣仰惟陛下臨涖以來二十餘載仁孝之行愈久而愈彰勤儉之誠彌積而彌勵至於詢求闕失奬勸忠良比歲孳孳日恐不逮凡聖德之所成就者視初即位蓋益高明光大矣雖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純亦不已不足進於是也臣嘗究此道其實千古同符順而行之則以治

以安逆而用之則有危有亂陛下聖學高遠洞照古今灼知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致隆平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篤信而勿疑力行而勿倦尊有德以正朝廷之本容直諫以來天下之言自然士氣作成庶職修舉王功帝業無不成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先宗時趙汝愚上奏曰臣嘗歷觀天下之事物蓋未有久而不壞者也然流水不腐户樞不蠹者何哉運動故也惟我國家自祖宗開創以來蓋歷二百三十有餘年

如大厦然歳月深矣中更變亂庶事非復舊制今又六十餘年矣臣竊觀事勢固有偏而不起之處興滯補弊正有頼於今日臣仰惟陛下以神禹之資而受重華付託之重是宜憂勤夙夜興起治功使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而羣臣進言有勸陛下以中外無事優游安靜者是皆人臣苟安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也臣誠愚戇不達治體然更歷數郡首尾十年自蜀至閩身行萬里所見閭閻之内民實困窮郡縣之間吏多貪濁風俗玩弊

上下苟媮邊備空虛事力單弱將帥悟克而不卹其下士卒愁怨而不聽其上病弊百出不可盡言誠恐一旦有邊鄙之虞水旱之變軍旅數起盜賊繁興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此正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因謂之安者也臣愚伏願陛下思王業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慨然發憤志於有為凡前數者之弊勤而思之如饑者之望食病者之望藥朝夕砥礪以圖安強之效雖陛下有一日之勞而子孫享萬年之福宗社幸甚

不然臣恐玩歲愒日棟橈梁折曾風雨之不庇矣臣不任惓惓愛君憂國之誠遂忘其狂瞽陛下留神幸甚

寧宗時衛涇進故事曰唐憲宗嘗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率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

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

臣聞詩稱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言圖治於始而享成於終逸樂非宴安之謂也仲虺之告湯曰慎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

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故自昔君臣相與警戒未嘗不致謹於斯也憲宗元和初鋭意有為慨慕貞觀開元之盛李絳告以正身勵己進忠遠佞敬大臣親賢者擇將率而任官師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驚世駭俗之說亦無甚高遠難行之論而皆修身治國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謂言之不行行之不盡為無益帝既嘉納又詔搜次君臣成敗列之連屏以便觀覽且每頒左右戒以勿為如此事惟帝因絳之言心

知驚懼故一時委用忠賢不惑羣議削平僭叛威令幾於復振其剛明果斷雖天資之美亦憂勤之效也使帝盡行其言殆不止於度越二祖而已柰何淮西既平浸至驕侈信任非人程异皇甫鎛之徒或以羨餘或以賄賂相次而進凡絳所言於帝者漫不之省遂使升平之業遽自墜壞史臣有不克終之歎言之不行行之不盡卒蹈絳之戒豈非此心怠忽之所致歟人君臨政願治儻因憲宗之所以得鑒憲宗之所

以失聽言之際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而至於高明
光大一政令之施設注措一人材之進退用舍本之
以至正持之以至公兢兢業業謹終于始而勿為逸
豫怠驕之念所移奪則唐虞三代之治可以馴致唐
之三君奚足論乎
理宗時李韶為禮部侍郎上疏曰臣生長淳熈初猶及
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脩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
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

事曰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盖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

知南劍州徐元杰上奏曰臣叨恩收名獲對清光不敢以故事具文之言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惟天下可慮之勢譬之舟汎滄溟非不歷驚波怒濤之險幸狂飈之

粗息宜同心而共濟可也苟以恬靜自紓偃仰少愒視罅漏之滲而弗窒睹維楫之亡而弗捄于于然畧無誕先登岸之意正恐天大以風其何以支方今之弊無以異此臣聞敵國外患之有無正所以係國之存亡也自古不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國勢必尊嚴內治必整飭君臣上下凡見之於嚴訓胥告者惟曰常謹其在我而已是以唐虞盛時四夷來王實本於無怠無荒之忱蠻夷率服不外乎端德難壬之化當時廷臣告語首

欽其儆戒於無虞之日帝之作歌非夸詡也凜凜乎勑天之命而不敢安皐陶之颺言非溢美也懇懇乎興事謹憲而不敢怠不特此爾上之所以告者曰惟時則不玩於惜陰也曰惟幾則不忽於謹微也下之所以復者首之以念哉而致其慮終之以欽哉而堅其怵不徒為明良喜起之賡必嚴於叢脞惰隳之戒夫以泰和氣象猶諄切規警如此今果何時視為已安已治而悠悠玩愒得乎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宗社為心是正勵志復讎

臥薪嘗膽汲汲於生聚教訓之時也是正憂治危明寢薪厝火皇皇然痛哭流涕之時也陛下一警悟及此則夫發憤立志責躬抹過以先羣下者是又今日之良機也然立志寔易消靡救過常易因循嘆白日之如飛痛事功之何及慨蒼天之罔極懷報稱之何窮體認乎天地眷祐之隆感念乎祖宗付託之重悼襄漢之未葺憤淮蜀之未靖陛下必有志於撥亂二三大臣亦必相與堅定夫修攘之規摹而燕安江沱玩敵噬臍者不可不

鑒也亂離斯瘼之在念勞來還定之關憂陛下必有志於平治二三大臣亦必相與恢拓夫弘濟之事業而民亦勞止謂可少康者不可不戒也臣聞前乎十年聖語嘗曰即位以來未曾為祖宗辦一事是盖聖志英烈質天地神明而無愧惜其工夫經理之次第不能反而求之以乘陛下之初心而法家拂士所以規切時政者又不能諄勤惻怛以開明夫上下有為必遂之志舉世之耆艾骨鯁為之擯棄淪落而無餘者則亦甚可惜也雖

然事無難易有志竟成鑒舊圖新辦此心爾陛下以不負天地祖宗為心必示人以予違汝弼之旨二三大臣以不負陛下為心必諭人以勤攻吾闕之求自是而倡之則內外小大之臣亦必洗心滌慮莫不有官師相規之義故夫謹法守之奉者勿求多於道揆之常井然周官法度之中隱然關雎麟趾之意至公血忱對越之實德相與每事而發見凡有動於血氣之私必深省而自窒之剋厲堅苦負荷之定力相與叶心而扶持少有隣

於便安之適惟深戒而隄防之如是則自上而下無一
念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無一事而不以天地祖宗為
心是盖古者君臣相與克艱之義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其旨如此陛下與二三大臣信能持此之志堅如金石
捄此之過疾如雷風則舉天下之事勢自莫不徐就吾
之條理矣雖然臣所謂立志者志於與治同道回承平
之氣脉也臣所謂捄過者捄其與亂同事起積壊之膏
育也況夫上而天命之靡常所以祈天而永命者在是

下而人心之可畏所以感人而結心者在是臣觀聖人之作春秋其於魯宣之時書滅赤狄書大有年又必書災異而迭見於先後其意蓋亦深矣此古大臣所以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之變以警懼上心者非過慮也蓋有所警懼則不敢玩忽入而謹之於存養者皆所以事天出而推之於寵綏者亦所以相帝無敢戲豫敬天怒也而賓筵媟近或以汩清明之氣而售其欺者不可以不防治民祗懼畏天命也而田里愁嘆得以稔乖戾之證

而莫之聞者不可以不察以世教所當身任也必修明乎三綱五常以為扶持有永之道以國事所當時飭也必兢業乎一日萬機以寓寅畏自度之敬以至節無藝之費用罷不急之工役去無益之崇尚庶幾簡靜足以宅聖志憂勤足以玉聖躬推而見於酬酢運量之際無往非剛健粹精之德茲皆人事之所當盡而天理之所必契者陛下其深念之捨是則應天以文何以迓續乎天命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公是所在千萬人一心也

昔者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齊國大治人人各盡其忱唐之朝廷舉措得宜自有以深服乎將帥士卒之心陛下責吏治有詔戒邊師有詔風飛雷厲之下草偃蟄奮宜無留難然以臣觀之人心垢玩積習深矣士大夫志富貴而不志功業革其面而不革其心錮於患得患失之已私而愛民愛君之心事無復有矣陛下及是之時勇有立志開忠直之路塞邪枉之門聚賢人君子以肅羽儀擇監司帥守以嚴按察詔二三大臣以包荒馮河

之力量于以崇難進易退之風凡忠良明知有欲為而未遂者必意氣感動而掐徠責三邊將帥以備塞禦戎之事功于以行信賞必罰之令凡偏裨行伍有軼羣而超衆者必公共蒐舉而蹴用之如是則内外之所信向蓋不但可以作新吏治而已捨是則動人以言何足以感服乎天下今天下大勢有可以興起之機陛下與二三大臣當悠長以思惟至公血誠可以感名和氣惟刻厲堅苦可以成就良心則臣所謂發憤立志責躬捄過

者雖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敵國外患乎臣草茅書生不識忌諱深念受恩罔極無補涓埃齋心積慮以對越之心對陛下志於感動不覺言多惟陛下不以故事具文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洪舜俞進故事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宫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聞人心不可以兩用有所慕則有所忘好善者忘酒樂德者忘色八年于外急於拯四海之溺而忘其家日昃不食勤於合萬民之和而忘其身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也方時㢦暑人孰不惟寛涼之是慕憲宗銳於圖治議政延英日且旰矣汗透御衣而不顧蓋忘其為暑也謙虛以盡大臣之情而無取乎宮人宦官之與處奮勵以講中興之要而不求乎深宮廣厦之自逸社稷生靈之念日切於中凡人情之所共

樂者無不忘之其肯以天下之未安爲一身之適乎況是時名相皆足以穆天緯經國體所議必非不急細務徒留旰食之聽者堂堂兩河已盡在規畫中矣彼避暑九成而忘其親生涼殿閣而忘其民心移於物惟欲是縱賢君所當戒也

金世宗時參知政事張汝霖因朝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

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

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

者正謂此也上以為然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